

河

家牧

詩
焦
點
叢
書

1944

MG
1226
290

3

河

作牧荒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許長道社藏

四六八廿一

詩焦點叢書
(版 筑)



3 1761 6496 4

目次

前記	一
河	一四八

前記

最近，環境許可下，創作的東西比較多，然而，因為自己對於自己底作品不尊重，散的散失了，或者有的祇是寫了一個斷片或全部兩覺得不好時又將它付之一炬了。

我底寫詩的企求，一方面在另一本集子「時代底吹手」里的一篇「零碎的軍句」里，已經明顯地寫出：「並不企冀它能開起魅魔的花枝，乃盼無腐爛遺毒於將來」；一方面我覺得一個詩人底作品應該是大衆底呼聲，羣衆底語言。

詩焦點的據點相當深潤，沅陵版係白痕兄主編，印度版係以滔兄主編，璧山版係麗砂兄主編，筑版係我負責。除了這而外，我還在貴陽主編一個自己底詩刊「詩潮」。

在環境的許可中，我完成了「無淚之祭」（一本短篇詩集），及將完成的「胡隊長」（敘述遊擊隊的長詩），此外，將這本「河」的舊稿重新整理完竣。離開故鄉之後，我底蹤跡是渺茫莫測的，有如一片被水沖動的浮萍，東飄西蕩。爲了生活，因而嘗盡了人生的甘苦，但我却沒有哀怨，我祇是感謝那些艱苦的生活，給予我以無比的人生的認識，因此，我得在那艱苦的生活中掙扎、努力……

很幸運，不久，我又重返到故鄉，對於故鄉的一切，我幾乎陌生了。我感

到「滄桑」之變：那舊日的門窗，已經不復像曩昔了，然而，我有着衷心的眷戀，——一個人怎能不愛他底故鄉呢？（尤如一隻迷失了方向的小鳥，飛回它底舊窩一樣。）

然而，回到故鄉，我却悲憤交加了，我厭惡它與一些地方一樣，我敵視那些「行屍走肉」似的靈魂！

那條河的確是人類底生命，是值得歌頌的。然而它却給我帶來了悲哀；那十二個被水奪去了生命的青年當中，很多與我有莫逆的感情，他們與我共同地生活過。——對於他們，我曾流過了不少的眼淚呵！到現在我還憎恨着那以生命作兒戲的人。

那條河在抗戰的洪流中，澎湃起來了，呼喚起來了，搖動了沉睡的大地了

河

爲了紀念它與那些幽靈，我誠懇地寫出這本集子，姑且不計較它的沉浮，讓它在人海里飄流！

最後，應該感謝我底弟弟震桓，他就擱了功課而校對這本集子。

荒牧 四四、二、下旬、筑
囊 螢 書 屋

河

河

不知什麼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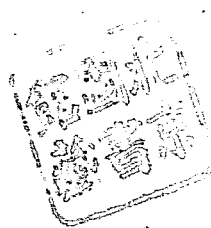
就那麼浩蕩地奔瀾

你

送走了太多太多的朝代

送走了太多太多的人羣

一、河



(14)

(亭白) 門牌幾號？

(內白) 門牌五號。

(亭自白) 這花園巷我不認識，教我那裏去找？

(內白) 好找，好找，你出了醫院，順着中山馬路一直走去，遇見點心舖往左拐，遇見烟捲攤子往右拐，左拐右拐，右拐左拐，迎面一座巡察閣子，上前一問，便知分曉。

(亭白) 我自自有道理。(向右裏方白) 報告隊長，俺娘逃難來到此地，俺請假半日，出去探母。

(內白) 你要速去速回。

(亭白) 是！(唱) 忠孝自古難雙全，可歎母親在高年。自從投軍不相見，急忙探望走一番。(下)

(亭母上，引) 思念嬌兒，每日裏，珠淚雙垂。(詩) 老身生來命運薄，遭逢亂世受顛波，嬌兒投軍打日本，死生難卜老淚

多！（白）老身張氏，配夫李貴生，不幸早年去世。所生一子，名喚長勝，長成二十三歲，在家耕田種地，奉養老身。祇因日本興兵作亂，吾兒應徵入伍，至今十月有餘，並無音信到來。不幸家鄉淪陷，老身隨着同鄉逃來此地，與人做工爲生。每日裏思念嬌兒，十分掛心。但不知今生今世，能否重得相見。正是報國拚一死，忠孝難雙全！

〔亭長勝唱倒板〕轉戰經年思娘親，（上）高堂白髮掛在心！報國難以把孝盡，看看高堂落難人，（白）來此已是花園巷五號，不知母親可在家內，待我問過。（叩門）這裏可有一位李老太太嗎？

（母白）是那個？（開門，相見。）

（亭長勝白）呀！母親呀！

（母白）兒啊！你怎麼回來了？快快進來。（進門，坐）

(亭長勝白) 孩兒在前線打仗，受了一點小傷，現在已經治好了，故而特來探望母親。不知母親怎麼逃到此地，家鄉怎麼樣了。

(母白) 兒呀！(唱) 都只爲，賊日本，興風作浪。佔上海，攻崑山，蹂躪蘇常。先來了，賊飛機任意轟炸。扔炸彈，放機關槍，不死亦傷。後來了，賊日兵，姦淫燒搶。老的死幼的亡，百姓遭殃。無奈何，我祇得，拋棄故土。一路上，受苦辛，逃來後方。想我兒，想得我；茶飯懶用。想我兒，想得我，痛斷肝腸。誰想到，我母子，在此相會，不知你在何處，作戰受傷。

(亭長勝唱) 尊一聲，老娘親，且免傷悲。聽爲兒，把戰事，細說端詳。十月前，投軍去，勤受訓練。經三月，開南京，加入戰場。當了兵，爲國家，拋下老母。當了兵，爲國

家，難顧家鄉。每日裏，在陣上，生死不顧，每日裏，殺敵兵，各有傷亡。退南京，轉津浦。保衛徐海。那倭寇，調大兵，來勢非常。大炮轟，飛機炸，又放毒氣。衆弟兄，拚血肉，抵抗強梁。接連着，幾十天，晝夜血戰，台兒莊，用妙計，打敗東洋。我在那，敢死隊，衝鋒陷陣。冒炮火，中槍彈，因而受傷。

（母白）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我兒怎麼到了後方的？

（亭長聯唱）四月初，台兒莊，大獲勝利。殺敵兵，兩萬餘，日月齊光。我受傷，不後退，兩番帶彩，被救護，搭火車，送到後方。在醫院，養傷時，聽人言講。聽人言，娘逃難，到了此鄉。養好傷，請了假，來探老母；看一看，兒的娘，你可安康。

（衆鄉人上，詩）出征男兒轉回鄉，前方戰事問端詳。

(甲白) 方才聞得人言，有一個兵士到李老太太家中去了，想是

她的兒子從前線回來了，你我且去探問一番。

(眾鄉人白) 就此前去。(眾鄉人進門。)

(甲白) 啊李老太太，敢麼是令郎回來了？

(母白) 正是小兒回來了。兒啊。見過眾位鄰舍。

(亭長勝白) 眾位鄰舍，多蒙照應老母，我這裏拜謝了！

(甲白) 休得多禮。你出征打仗，爲了國家百姓，多受辛苦。老

太太在這兒，理當照應。

(母白) 眾位請坐。

(甲白) 你從前線回來，可以把前方的情形，講說我們聽聽麼？

(亭長勝白) 眾位聽了！(唱) 日本要佔我家邦，大兵進攻賽虎

狼。衛國男兒赴疆場，要拿熱血抗強梁。敵人全憑兵器

好。趕不上中華男兒志氣強。

(乙白) 祇是十個月來，我國失去了許多土地，怎生是好？

(李長勝白) 長期抗戰，一時損失無關重要，(唱)日軍進攻十個

月，兵佔十省太猖狂，我方決心打到底，長期抵抗不投降，敵國人少損失大，越耗越少不久長，我們越打越雄壯，敵人越打越着忙，那時我們佔優勢，自然勝利在我方。

(丙白) 這個道理還請詳細的講上一講。

(李長勝唱) 敵人佔領在城市，四週村鎮屬我方。東殺西打游擊隊，破壞鐵道毀橋梁。敵人晝夜担驚怕，空佔城池無主張。糧草彈藥難接濟，孤軍深入必滅亡。

(丁白) 那前方的老百姓呢？

(李長勝白) 那老百姓麼？(唱)前方老弱早遷去，壯丁參戰理應當。軍民合作能作到，同心合力守家鄉。輸械運糧是百

河

在那里

我過了很久的時日

消耗了多少年月的血液

而毫無生氣地被啃噬了一部份青春

那個地方嗎

也有像你一樣擁有的城池

也有一條像你一樣的河

然而

我是永遠地憎恨着它！

(丁白) 你還要去打仗麼？

(辛長勝白) 那時打倒日本軍閥，那時我放下槍桿。(唱)男兒報國拚一死，重上前線打東洋。

(母白) 兒呀！你打過半年的仗，又受了傷，我看也可以不再去了。

(辛長勝白) 母親呀！這幾天前方戰事十分緊急，已經有多少受傷醫治好了的弟兄，早就加入前線了。孩兒在三天之後，也要編隊出發。故而請了半天的假，探望母親一番，就要去了。

(母白) 兒呀！前番你前去投軍，我在故鄉，還有親友照應，故而沒有攔你。如今我一人漂流在外，眼前無人，諸事十分爲難。這幾個月來，朝思暮想，令人好不淒涼啊！(唱)我兒出兵去打仗，老身流落在異鄉，晨昏侍奉無人管，膝下

承歡少兒郎。但願我兒把娘奉養，娘好比風中殘燭瓦上霜。

(亭長勝白)

孩兒亦知道母親年邁，應當留在家中奉養母親。但是，日寇這等猖狂，豈容我母子安居？就是母親這樣年紀，還是從故鄉奔波千里，逃到這裏，受盡了千辛萬苦，還不都是日本強盜害了我們到這步田地？現在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孩兒縱然留在家中，萬一將來日軍到了此地，身家性命，還是難以保全。

(母白)

難道我兒真肯拋了老身，不管不顧了麼？

(亭長勝白)

並非孩兒不顧母親，孩兒出去打仗，保了國家自然保了母親，若說眼前生活，我們政府，早已訂下了優待抗戰將士家屬的辦法，無論兒死兒活，自有政府管老母吃穿，孩兒爲國爲家，自應重上前線。但願早日得勝回來，

母子亦得常常團聚了。

(母白) 自古道男兒殺敵，不死亦傷。那槍林彈雨之中，爲娘我實實放心不下。

(亭長勝白) 萬一孩兒爲國犧牲。母親在這兒，國家一定不會辜負我們的！孩兒死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甲白) 老太太在此居住，儘可以放寬心懷。令郎爲了我們前去殺敵，我們自然應該照顧老太太的。

(母白) 多謝衆位鄰居的好意。我兒一定要去，老身也難以過分攔阻了。

(亭長勝白) 多謝母親。孩兒出來已經半日，應該回去了。

(甲白) 爲什麼這樣匆忙，連一頓飯也不吃嗎？

(母白) 是啊。我兒在家中吃了飯再回去罷。

(亭長勝白) 請假半日，不能夠再延遲了。母親，衆位鄰舍，告

辭了。(唱)長勝受過兩處傷，我又在家中別高堂，傷好重

把前線上，得勝回來再問安康。(下)

(甲白)長勝已走。我等告辭。

(母白)有勞諸位，恕不送了。

(衆離舍下)

(辛母閉門，唱)嬌兒爲國受辛苦，不由老身掛在心。但願早日得

勝轉，母子相聚樂天倫。(下)

民衆訓練及小學補充用

戰時讀本

張宗麟主編 初級四冊 每冊五分
高級四冊 每冊八分

內容完全以抗戰為中心
是喚起民衆的有力工具

治國語公民社會自然科於一爐
是小學各年級最好的補充讀物

本書為根據今日對日抗戰，必須喚起民衆的急需而編輯。分初級高級兩種，每種四冊。初級係供給不識字的成人和兒童用的；高級係供給曾受相當教育，約合小學三四年級程度用的。出以生動筆調，趣味濃厚。

指導書

初級一角半
高級四角

大眾讀物 圖文對照 每冊五分

——物讀好最的民難民屢人工士兵——

△已出各冊▽

抗敵時令歌謠(下)	梨阿妹逃難	張大飛九開大	八路軍出馬打勝仗	張老兒投軍	八百好漢死守關北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朱澤普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江救	伊明	胡蘭哇	老百姓	姜平	馮玉祥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河

我要重投入你慈母的懷抱！

三、那生命之流阿

河

緊緊地擁抱着那小小的城池

撒嬌地

以甜蜜的唾液

喂吻着岸邊的土地

那生之命

在羣山的圍繞中

萬千土地飽兒女

爲了原始的慾求

無數次召喚你

無數次召喚陽光

而你

以你底乳汁

殷勤地養育着他們

你

從不知名的地方

捲起山溪。小澗、小的支流……

夾帶着泥沙

起伏那平靜的浪

向所要流過的地方

流着

最後

流入那遼深的

那生之命流阿

海洋

沒有休止

如同不知懈怠的勞動者

河

永遠地流蕩呵

當你流過那些沒有方法計算的土地

那些人民

是怎樣地以莫名的感謝

歡迎你哩？

對那些土地

是何等地

迷戀着你呢？

有時

山洪氾濫了

你就變得凶狂

而當它

聽這

呵！棉之命生那

你又不是那麼平靜了嗎？

然後，

人民

在河邊

拓墾着

水溝

植棉着：

耕松、插秧、收穫……

是多麼地高興而辛勤呀

河

養育着土地

養育着人民

那生命之流呵！

四、沙灘

河

舒展着雙臂

沙灘

一把巨大的沙發

離沙

讓我

沒有掛礙

而怡然自得地

編着

河風

撫亂了我底長髮

赤足

細微的浪觸着

河水

河

奏出一闕催眠的曲子

沙灘上

兒童

嬉戲着，

捻起頑石

擲着

銀白的浪花

而漁人

撐住一葉條長的小舟

撒開了網

索取他的收穫

與沙灘相鄰的

一座茅艸的亭子

連一帶綠色的柳樹

那里

常常有着

農人的談笑聲

讀書的朗誦聲

灘沙

河

沙灘

多麼地幽美呵

它

有如鍾情的少女

溫暖着

人類

溫暖着

河堤

五、晨

早晨

河

最先醒來

起床的號角

驚醒了無數青年

他們

晨

河

揉開了惺忪的睡眼
很快地

在河邊

洗着污垢的臉

集合號吹了

他們便集合在廣大的操場
向旗幟致敬

年青的人

晨

有蓬勃的朝氣
健壯的體魄

行列

悅動在河邊

喉嚨

高亢起雄渾的歌！

太陽

爬上河面

河

以它底

黃金的光

鋪滿

滿河的錦繡

隨着

輕紗般的霧

開始被揭去了

牧羊人

晨

在山上

趕逐着羊羣

樹林中

傳出了陣陣的呼哨

洗衣的女人也來了

在河邊

捶洗着衣裳……

一切

開始了終日的工作

六、晚

太陽

精力地收斂最後的一枝光
河變得靜謐而陰深了

河邊的燈

澄黃地

隨着那微弱的光
隨着那微風揮舞

終日勞苦的苦力

在茅亭里

舒着輕鬆的氣

一羣羣青年

以悠然的步子

在岸上散步

曉

河

祇有挑水夫

仍然在用他底桶

在河裡打水

船夫

用力地拉着鐵繩

船

沉重地

掠過河面

發出

單調的流水聲……

遠處有寥落的犬吠

夜深了呵

人散了

山睡了

樹林也睡了

然而。河呵

失眠地奏着它底歌！

晚

河



七、悲劇

早年

河

淹沒了人

在岸上

立起一堵石碑

有着隱約的字跡：

——李張即停渡

悲劇

人多勿爭渡

不久

它又演着沉痛的悲劇呵！

那平靜的水

吞噬了十二個同年！

河岸

靜躺着十二條生命；

肚子

河

被水塞滿

泥土

遮蔽了面目——

多麼淒慘呀！

河的週圍

佈滿了悲哀

沒有升起的太陽

也陰沉着臉

與人們同聲一哭！

劇悲

那隻迴盪鱗傷的船
靠着岸

像花瓣苦戀失去的故枝

從此

河

變成了

濕巾的墳墓

恐怖的荒谷

河

然而，不久

人們漸漸遺忘了這齣悲劇

河

不又是被人們熱愛嗎？

那隻船

恢復了軀體

每天

仍在河面上

輕鬆地來往

麗河

那裏竟有「不死的悲哀呵！

八、歸來

有著說不出的喜悅

忘了長途的勞頓

河呵

我歸來了

來歸

河

我歸來了

像燕子

奔到陽光綽南方

我歸來了

像這航的船

駛回久別的沙灘

我歸來了

有如遊子

重逢着雙親

由那很遠的地方

飽嘗了人生的甘苦

插着思歸的翅膀

河呵

我歸來了

我歸來了

來歸

河

我要看看天天惦念中的

天天所馳驅的

離開已久的

生命的河呵

那些日子

由悲哀里爬過

河呵

你還懷我麼？

來歸

而那些日子

承擔了災難

河呵

我就愛你呵！

卸了旅途的疲困

我用燒痛了愛的眼睛

凝視你熟習的面容

我笑了

帶第一個得意的飄旋者

河

而你

以溫醇的愛撫

慰問着我呵！

我歸來了

似失却千斤的重擔

擺脫了鐵鑄的桎梏

而回到你自由的河上

河呵

讓你

用清澈的手

洗淨我風塵的臉

洗除我底悲哀、創傷！……

而將我底心

洗得無邪！

我歸來下

你所引爲光榮的：

你

來歸

河

戰鬥了

以巨大的咆哮

呼喚土地的兒女

走在抗戰的行列

千僥倖者以打擊！

而你

不是正在孕育着抗戰的生力軍嗎？

河呵

我爲你而歡呼

來歸

我笑了！

我歸來了

我將用矯健的嗓音

和奏永恆的歌

而伴你以永恆呵

我歸來了

河
正
長
年
月

河

通俗讀物甲種第十八冊

李長勝重上線

每冊實價國幣肆分

外埠加郵費

印刷者

著者
編輯者
發行者

坐落印刷所

劉念渠
通俗讀物編輯社
生沽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宣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香港：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長沙街
桂林：宜陽街
宜昌：葛縣街
天水：南關
南昌：南昌街
上海：吉安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九月初版(S)

書雜誌臨時審查證丑字第零玖捌伍號

\$25.00

370